

陶靖节先生像



為彭澤令也一日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而難令造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郡守崇侯先生佐伯鍾取頭上葛



陶靖节先生像



為彭澤令也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而難令也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若遇之



郡守嘗候先生佐伯雖取頭上葛  
巾漉酒畢漁者



郡守嘗候先生佐酒醴取飲上尊  
中流酒畢漢者之



先生不解音律蓄無弦琴一張每欲  
弄以寄曰但識吾中趣可勞弦上  
聲



先生故人麴通之以刺史王弘之命責酒  
於鹿粟里之百通之時先生有物庶矣一  
心生二子未益與



先生故人咸通之以刺史王弘之命黄伯  
书庶栗里之百亩之时先生有桓庾及一  
心生二子系蓝绮



时士者侯先生有酒必设第先族便语  
曰我族能成天且去明知是立控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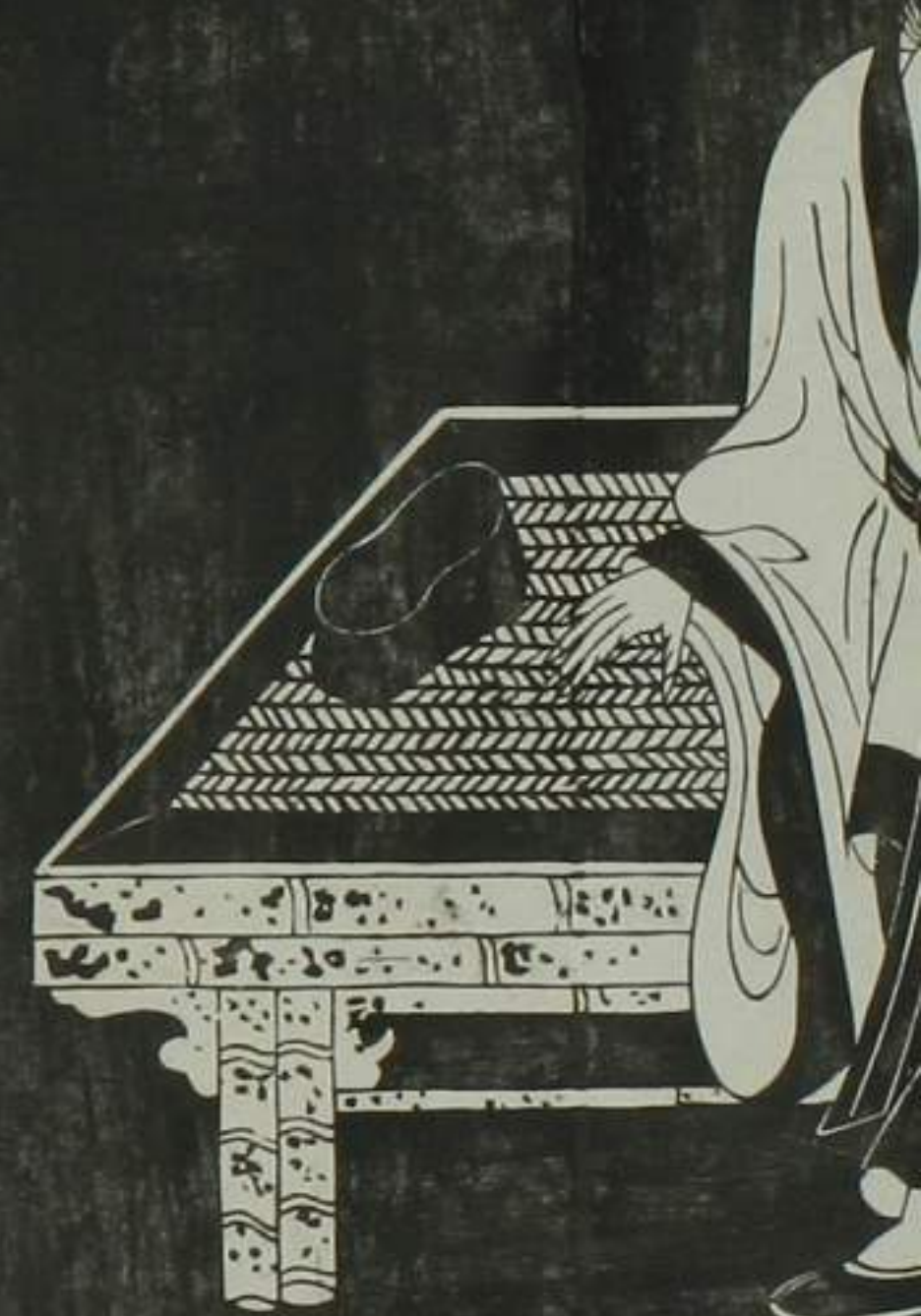


先生住栗里之百方與通之共而俄以東

先生往來金之官方與通之共而俄頃未  
吏所至亦無作也



所見先生缺顧顧左右為之先生以於  
其家伸縮台度見其生以於



私見先生缺履願在右為之老先生以於  
其安伸縮台度見其為亦



會系終郡守也皆勅至羽吏跪白禮  
束帶見之先生歎曰吾豈能為五斗  
粟折腰僕口里小兒江日解授去職

會系於郡守趙督郵至羽吏跪白  
來華見之先生歎曰吾豈能為五斗  
粟折腰僕口里小兒江日解綬去職



解綬棄職賦歸去來兮辭以見志



吾伯日先生出定遠棄世百世久之南華  
把榮佐弘道白象人道消先生以對花  
榻的

重陽日先生出定遠藥書百卷久之南華  
把藥佐弘道白老人道消先生以對花  
榻酌



對菊榻酌既醉而歸



顏廷之為對柳後軍功曹在清陽先  
生情甚厚後為如安郡 乃經三日造  
飲存性去留二策新先生憲道場宗





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洛陽先  
 生情甚厚後為安郡守經過日造  
 飲存怡去留二策謝先生志道恬宗  
 稍就不泊



先生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  
 檀道濟侯先生出使以瘠餒有日  
 矣道濟曰賢在受豈有恙公至無  
 恙公去今已在矣何乃自苦如此對  
 曰清也何邪曰矣在不及也道濟饋梁  
 肉廉公去之時年六十有二而果卒

先生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  
 檀道濟候先生以信以痛饒有日  
 矣道濟曰賢在受此有甚公至無  
 為公去公已在文昭何乃自苦如此對  
 曰清也何邪曰矣在不及也道濟饋梁  
 肉廉美而去之時年六十有二而卒



子易

東海黃氏  
 蘇貞吉

米文龍



子昂



米文限刻



宮崎栗軒一日携此卷見似曰軸舊係一貴翁所藏  
 吾人界之愛妾、會掩粧其家困迫妾所儲珍玩  
 柔滑沽散不圖此卷今歸於我蓋明初石剝戲為  
 罕觀倘或值祝融不可漫得不如及之摹雕以知  
 其之為不朽諸子跋之余受而覽之趙松雪蹟陶淵  
 明像傳最珍品也松雪以書名而為能畫此卷固已  
 雙美况乎事亦係必明也或有議焉洵明晉人恥  
 屈身他姓而松雪則為宋室終降胡元迄與淵明  
 相反其心豈不少愧於洵明而醜然圖而傳之吾不  
 見其可也余乃曰否、凡論人當討其心不泥其  
 迹松雪迹以屈首然者不可輕議去殷有三仁其  
 迹名異比于忠死矣箕子傳洪範於武王微子受  
 封於武王而孔子謂之三仁何也蓋仁其心矣乃  
 松雪去其心亦在於存趙氏猶之微子與箕子受封  
 則殷祀存於周松雪屈首於趙氏存於元是知其  
 不愧於洵明者以其心之同焉乎尔然則此卷不翅  
 雙美又加一美焉今承題後乃特言及於此  
 弘化乙巳歲平月中七日 一齋老人佐藤坦跋

柏亭梅壽書

